



顽皮鼠丛书

再见

《嘭嘭嘭》续集

零

童喜喜·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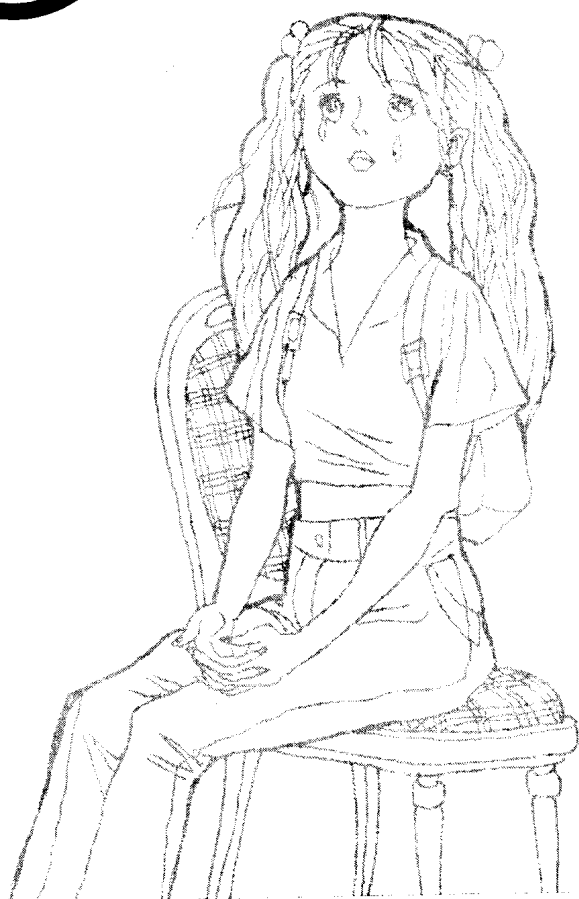
古吴轩出版社



再见

零

童喜喜·著



古吴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,零 / 童喜喜著. —苏州:古吴轩出版社,2004.5

(顽皮鼠丛书)

ISBN 7-80574-796-2

I. 再… II. 童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5993 号

策 划: 陈雪春 施曙华 朱洪海

责任编辑: 朱洪海 华 莹

装帧设计: 顾 嘉

责任印制: 蒋家宏

责任照排: 小 新

书 名: 再见,零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 488 号 邮编: 215006

E-mail: szgwxph@pub.sz.jsinfo.net

电话: 0512-65232286 传真: 0512-65233679

印 刷: 苏州九方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6.5

印 数: 00001-10000 册

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574-796-2/G·202

定 价: 12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目录

我的力气漏掉了 >>>>1

健康的老病号和怕见学生的小老师 >>20

悲伤的泪水里生长着隐形虫 >>>52

巫师之家 >>>>>76

重返隐形世界 >>>>>103

加油站的迷雾 >>>1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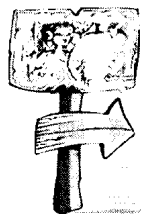
最高机密 >>>>>135

聪明公主的千年难题 >>147

彻底毁灭隐形世界?! >>>168

再见,零! >>>>>>177

微笑的告别 >>>>184



我的力气漏掉了

在那个早晨之后，宝宝树和我只能在梦的通道里见面了。我天天想念着宝宝树，终于有一天，我写出了作文《嘭嘭嘭》。没想到，语文老师也给了我 99 分！

看着作文本上红彤彤的 99 分，我多么希望宝宝树也能够在我身旁与我分享啊！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朗读者《嘭嘭嘭》。我的声音轻轻的，就像宝宝树在我身边的那几天里，我和她说话担心被妈妈听见压低了嗓门一样。读到最后，我的脑袋习惯性地向左一歪——

啊唷！好痛！我的脑袋碰上了一个硬硬的东西！

我叫了一声，在那一瞬间，我还以为，我又碰上了宝宝树的头，把她也撞痛了呢！赶紧连声说着“对不起”，接着向左边一看：什么呀！我撞上的是我的大书包！

我一边揉着脑袋，一边跳下床，赶紧把书包放到书桌上。这事要让妈妈看见，又会挨批了。

妈妈总说我太马马虎虎，喜欢到处乱扔东西，还让我看故事，故事里的猪八戒乱扔西瓜皮，结果自己滑倒。可我觉得自己虽然不算很漂亮，但和猪八戒毕



竟不太像吧！没想到，今天就惨遭不幸，被自己向来到处乱放的书包撞了头。

唉！这一次的头撞得不轻，我觉得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。我把作文本塞进书包里，赶紧就躺到床上睡觉了。

到了第二天起床时，我清楚地听到了闹钟响，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。

这可不是我偷懒啊！我听到爸爸妈妈走来走去的脚步声，洗漱、交谈的声音，可身体却怎么也动不了，就连伸手把闹铃关掉的力气也没有！

我的力气到哪里去啦？！

我正奇怪着，爸爸进屋了。他一见我，便惊讶地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奇怪的是，见到了爸爸，我似乎才真正醒了过来。虽然身体软绵绵的，可还是有了一点气力。我伸手关掉闹铃，说：“爸爸早晨好！”

爸爸却把脸伸到我的面前来仔细看我，看了许久，又问：“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”

“没有呀！”我一骨碌翻下床。只是今天的这个骨碌因为没有力气，多少有些拖泥带水。但我还是摇了摇昏沉沉的脑袋，很坚定地对爸爸说：“我好好的呢！”

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卫生间刷牙洗脸，正在化妆的妈妈见了我，又是一声惊叫：“哎呀！你这是怎么啦？！”



我怎么啦？我很奇怪地冲镜子里看了看：哦！真是有点不对劲啊！头上昨晚被撞的地方鼓起个包，看上去像头犄角长歪了的独角兽。而脸呢，不知是否因为睡多了，也有点肿。至于本来就不太大的眼睛，这下当然就更小了。总而言之，样子很狼狈。

妈妈把手一伸，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叫起来：“不对啊！你在发烧！还有什么不舒服？”

我想，要是说出力气似乎漏掉了的事，只怕马上就被送到医院啦！可我知道没什么大不了，只是昨晚被书包撞了一下而已嘛！

我慌忙否认：“没有啊妈妈，我什么地方都很舒服哦！”说着，我还用广告里大美女们展示好皮肤的姿势，伸出手指捅了捅我的脸蛋，又冲妈妈嫣然一笑。

妈妈果然被我逗乐了，只说了句：“那你自己小心点。有什么不舒服要赶紧对老师说呀！”就放我上学了。

如我预料的那样，我早晨出现的那点病情，在上学的路上就全消失了，甚至连头上的“独角”，似乎也消了肿。我背着大书包，和往常一样到了学校，上课，下课，课间操……直到放学前的半个小时，我还在庆幸早晨幸亏没有被妈妈押到医院去。

而意外的事，发生在放学后那最后半个小时。

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。

体育课是让我又是喜欢又是害怕的一门课。



喜欢的原因,我想大家都知道啦,在上课时间里,光明正大地在校园中飞跑,相信没有同学不喜欢吧!看到其他同学乖乖坐在教室里上课,而自己大摇大摆地呆在阳光下,那感觉简直比放假还要棒啊!偶尔,还可以看到突然冲出教室的老师或者学生,他们捂着肚子用不顾一切的架势一直冲、冲、冲进厕所里——哈!就更有意思了!

但对我而言,体育课也常常是令我害怕的考验。比如扔铅球啦,跑八百米啦,几乎每次班上都会剩下我补考。一到体育考试,体育老师总是对牢我,奇怪又无奈地直叹气:“童喜喜呀,你平时总是笑嘻嘻地又跑又跳,非得和男生一样,长得也不胖不瘦,又不是特殊体型,怎么就是这个体育,老是不能达标呢?”

今天这节体育课,正是今年的八百米考试课。但这一次我早有准备,决心要打个漂亮的翻身仗,让体育老师大吃一惊——在此之前,我足足练习了三个月的跑步,还在爸爸的监测下,三次跑出了八百米的良好成绩哦!我鼓足干劲,准备今天冲刺一把,争取拿个优秀!

站在跑道上,体育老师的哨声一响,我就和同学们一起蹿出了起跑线。开始,我只是不慌不忙地紧跟着大家,不让别人把我落下太远。仅仅这样,我的表现就让体育老师大为惊讶啦!当我跑过他身边时,故意放慢脚步去看老师,就发现体育老师嘴巴张得大大的



盯着我！

直到最后两圈，我才慢慢使出自己全部的力气。这下子，我也顾不上再看老师了，两条腿只顾交替迈出，像上了发条的兔子一般往前猛窜。八百米呀，我眼看就要成功啦！

跑着跑着，我突然发现地上有一粒石头。

我向来走路就喜欢乱踢东西。妈妈说，这是我鞋子破得快的最重要原因。可在这跑步的关键时刻，按说我是应该被任何石头吸引的——但这石头太奇特了！它的颜色蓝盈盈的，似乎还闪着光。总而言之，这石头就像故意长成一副让我踢一脚的模样，一看到它，我的脚立刻就痒痒起来，恨不得马上给它一脚！

但我心里还是提醒自己：正在跑步啊，不能踢石头！正在跑步、正在跑步！千万不能踢石头!!!

——我心里使劲嚷嚷着不能踢石头，终于成功了，硬生生把想去踢石头的脚拿回来跑步。

这样，我固然没有去踢石头，可这一走神儿，正在飞跑的步子也乱了。没跑几步，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两条腿一绊，就重重摔倒在地，趴在了那颗石头跟前。

身边传来一片惊呼声。我睁开眼睛还来不及爬起来，就赶紧去看这回呆眼皮底下的奇怪石头，准备把它一手抓进兜里。可我定睛一看，咦?! 那颗石头不见了！





啊呀！我在跑八百米啊！没时间去奇怪这石头的事了！我赶紧爬起来，顾不上拍打身上的灰尘，也顾不上揉揉疼痛的膝盖，又甩开大步追了上去。

跑到终点，体育老师正在举着秒表，看看时间，又看看我。可他没功夫和我说话，继续去记录其他同学的成绩去了。

我耐心在一旁等着考试结束后，体育老师宣布考试结果。没想到老师只坚持到记录下这一排同学的考试成绩后，就呼地一下转过身，冲我哇啦哇啦大声叫喊着：“童喜喜！你的八百米成绩，比优秀的标准——还快两秒钟！”

看我们这老师呀，激动得说话时嗓子都嘶哑了，好像是他八百米跑了优秀似的！哈哈！我更是大为得意喽！当然了，我还是勉强按捺住兴奋，把心里的哈哈大笑，谦虚地改为了嘿嘿直笑。

“快拍一下灰吧！你看你刚才摔的，灰尘弄得满身都是。”老师提醒我。

我低头一看，可不是嘛！两条腿上脏兮兮的，灰尘与汗水混合在一起，变成了黑色的泥浆。

我用手擦了擦，感觉到火辣辣的疼，我一看手心：怎么是暗红色？我再仔细看了看腿，原来不是汗水，而是鲜血混合着灰尘在不停往下流，连球鞋上都弄脏了。

老师也发现情况不对，喊了一声：“谁陪童喜喜去校医务室包扎一下？”

没等老师话音落下，苏格雨就已经跑过来，挽住了我的胳膊，搀扶着我往校医务室走。

自从我在变成隐形人的那几天，发现苏格雨的那些不光彩行为后，我对她一直刻意保持着距离。苏格雨找我玩的时候，我也总是借口有各种事给推托了。苏格雨很奇怪，也曾经问我：“你是不是不喜欢和我一起玩了？”我犹豫了一下，理直气壮地对她说：“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要把更多时间用到学习上才对！”

说出这句话，我马上在心里对自己“呸呸”吐口水！我说的都是些什么呀，我这不是和苏格雨一样虚伪么？！我们现在不过是读五年级下学期，哪怕真的念六年级了，也不可能只学习不玩一下啊。

可苏格雨竟然被我这乱七八糟的怪借口给说服了。她认真地点头，说：“不错！是我误会你了！我今后不会再拉着你一起玩了。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吧！”

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可我想了又想，又怎么也无法对她说出我看到她做的那些坏事。为难时，我真想问问宝宝树：我该如何和苏格雨这样脸脏了的孩子相处呢？可我在梦里好不容易见到宝宝树时，总是心花怒放得忘记问这些不愉快的问题了。

眼下，苏格雨热情地挽住了我的胳膊，我也觉得浑身不自在。我把那被她挽住的胳膊缩了回来，说：



“没那么严重，我自己可以走的。”

“胡说！你看看你的腿，都流了这么一大片血了！”苏格雨的声音突然大起来，完全不像她平时那种见了谁都秀秀气气彬彬有礼的声音。

我偷偷看了一眼苏格雨，没想到她正瞪着我，眼睛圆溜溜的直冒火，气得脸色发白。

看样子，她是真的很心疼、很在意我流的这些血呢！比我还要心疼、还要在意！我不由得感动了，可脑海里对她的那片阴影还是无法消失，脑子一下就迷糊起来。

“你别怕，没关系的。其实我平时常常会磕磕碰碰的，这次只是伤口大一点点罢了。”我反而安慰起了苏格雨。

苏格雨不再理我，拉过我的胳膊，这下都不搀扶了，而是干脆架在她的肩头。她的脸绷得紧紧的，像一位英勇的护士，在枪林弹雨中好不容易找到我这位伤兵，架着我的半边身子就往前走。我也不敢再挣扎了，只有乖乖配合着苏格雨。

烈日炎炎，我们穿过宽阔的操场，穿过教学楼，向医务室走去。其实我的腿虽然有些痛，但还是可以坚持着自己走的。苏格雨架着我后，本来我一人走去医务室只要几分钟的路程，这下花了多一倍的时间才到。

我的头被晒得昏沉沉的，头上已经消肿的“独角”，也胀痛起来。走着走着，我感觉球鞋穿得有点滑，



低头一看，却是血顺着腿仍不停流着，球鞋都被血染得湿漉漉的。

进了医务室，我的眼前突然白花花一片，耳朵嗡嗡作响。苏格雨急促地向医生介绍我是如何摔倒的，医生让我躺到病床上，用碘酒来清洗伤口……这一切声音，都似乎从远处传来。渐渐地，我离那些声音越来越远，但它们始终像大山的回声一般环绕着我。我甚至依稀听到苏格雨那带着哭腔的声音，居然在说“她……她是不是死了呀”。

我很想猛地睁开眼睛来吓苏格雨一跳，一下子坐起身，笑着大声对她说：“哈！胆小鬼！我不过是摔破了皮而已嘛！”

但我实在头昏得软绵绵的，直想睡觉。脑海中似乎还有个声音在轻声对我说：睡吧！睡吧！睡着了，就可以见到宝宝树啦！

又见到宝宝树！多好哇！我越发想睡觉了。可迷糊了两秒，我突然又清醒了一会儿，就对自己说：不行啊！这可是在病床上哦！要睡觉我放学回家再睡嘛！现在睡觉宝宝树知道了会不高兴的！

这么斗争了好几个回合，最后，我终于控制住了睡意，睁开眼睛，说：“胆小鬼！我不过是摔破了皮嘛！”

随着我慢吞吞说出这句话，两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面前。不是苏格雨，也不是体育老师，这两张脸，竟然是我的爸爸和妈妈！



我奇怪地转了转眼珠：四周还是一片白色。我还在医务室？那爸爸妈妈怎么来了？

妈妈似乎正在哭，眼睛都红肿了，俯看着我。见我看着她，就笑起来，一笑眼睛变小了，眼里的眼泪又掉了出来，热乎乎滴到我的脸上。妈妈顾不上擦掉我脸上的眼泪（多讨厌啊，好像我哭了一样哦），只是紧紧拉住我的手，又哭又笑地说：“好！我们都是胆小鬼！你千万别这样吓人了，好不好？”

爸爸看了我两秒钟，没吭声，马上跑出门，一会儿，爸爸和一位医生阿姨一起进来了。我一看医生，也不是医务室里医生叔叔啊！那我是到了医院？

“我没病啊！我不过是摔了一下，腿上摔破了皮，擦点药就好啦！”我急忙分辨。可我的力气大约是从腿上那小小的伤口里漏光了，连说这几句话都软绵绵的。

医生阿姨摸了摸我的脑袋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行！是个坚强的好孩子！不过呢，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健康都不生病，所以医院就只好让你这样没病的小朋友扮演病人，让我们定期抓来检查一下。否则你看看，我们好不容易当了医生，却没有病人看，多寂寞啊！对不对？”

我咯咯直乐。爸爸和妈妈也跟着笑起来。医生阿姨边微笑，边给我插上体温计，又用听诊器给我检查，折腾了一番，这才想起来问我：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”

“很舒服很舒服！我一点也没病！”想了想，我还



